

## 大地之上有丰碑

■ 黎月香

清明又至,我站在家乡的烈士陵园里。眼前的纪念碑不过十余米高,灰色花岗岩,正面镌刻着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八个大字。我伸出手,轻轻抚摸冰凉的碑身,指尖触到的,是石头的坚硬与光滑。碑上刻着一些名字,有些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了。我忽然想,这座碑究竟能承载多少。它只有十余米高,而长眠于此的人们,用生命守护的,是祖国的万里河山。

我转过身去,不再看碑,而是望向远方。碑后是连绵的青山,正被薄薄的晨雾笼罩。山脚下是正在返青的麦田,几户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。再远些,一条公路蜿蜒伸向天际,汽车像甲虫般缓缓移动。我渐渐意识到,真正的碑,不在身后这座石头的建筑里,而在眼前这片无垠的大地上。每一寸曾被鲜血浸染的土地,每一座曾被炮火翻耕的山岗,都是丰碑的一部分。它们比任何建筑都更高大,更永恒,也更

沉默。那些听说过却从未到过的地名,此刻一一浮现在脑海里。上甘岭那片被炮火反复翻耕的山岗,至今还能挖出弹片;长津湖那“冰雕连”挺立的雪山,每年冬天都会被风雪塑成天然的雕塑;遥远的边境线上,每一块界碑背后的土地,都曾有人用身体护住,不容敌人逾越分毫。这些地方没有高耸的纪念碑。大地就是它们的碑身,山河就是它们的碑文,刻着这个民族最沉痛的记忆和最不屈的脊梁。

石制的纪念碑能刻下名字,但大地记住的,远不止这些。那些无名烈士,他们没有留下姓名,名字随着生命一同消失在战火里。大地收回了他们的名字。骨骼融进泥土,血液渗进泉水,呼吸汇入山风。他们因此与大地同在了。我听见,山间的松涛是他们均匀的呼吸;我看见,春天的野花是他们无声的笑容。他们不需要石碑,因为整座青山都是他们的墓碑。

## 黄纸燃起的温情

■ 柳凤春

春暖花开时节,清明的风裹着新绿与微凉,拂过田野间连绵的翠绿麦浪。一眼望去,田埂旁、坡地上,零星散布的堆堆黄土静默矗立,在青葱底色中格外醒目。刻在心底的亲情,不会因岁月流转而模糊,反而在时节更迭中愈发清晰。

点燃一摆黄纸,火苗轻轻跳动,青烟升起,恍惚间,火光中仿佛显现出奶奶清晰的模样,眉眼温柔,笑容慈祥。奶奶已经离开我34年了。有奶奶疼爱的13年,是我生命中最安稳温暖的岁月。她用粗糙的掌心牵着我长大,用粗茶淡饭填满我的日常,用细碎的叮嘱护着我的童年。记忆底片里,那个佝偻着身子、步伐蹒跚的裹脚老太太,是我坚强的后盾。无论是与邻家小孩的争斗,还是父母的严苛管教体罚,矮小孱弱的奶奶总能替我抵挡过去。奶奶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,从未因时光远去而褪色。

在坟前烧纸时,我会禁不住想:如果奶奶还在该有多好。那个在奶奶身后给她提着铺垫(用高粱秆篾片编织的坐垫)的“小铃铛”已过不惑,有了温柔相伴的爱人,有了挺拔帅气的儿子,孩子还喊您声“老奶奶”。孝顺的妻子,也会领着儿子依偎在您膝下,听您

絮絮叨叨说着家常,哪怕只跟我们拍张全家福呢,看您笑着打量长大的子孙,尽享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世上哪有百岁人,这份念想,藏着最深的牵挂,也藏着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父辈们在岁月里慢慢老去。10年前,96岁的大姑离开了人世。现在96岁的二姑身板硬朗,独自居住,洗衣做饭、起居出行自理,极少麻烦子孙,玄孙已经结婚。姐姐劝她挂上拐杖,她却笑着摆摆手说:“怕怕别人笑话我,以前您表哥没空送我,想您爹、您娘了,我就走这八九里地去看看,现在一气走不到咱家了,得在中间休息一阵了”。这份倔强藏着父辈刻在骨子里的体面与坚韧,也藏着不愿给晚辈添负担的心思。

清明,我们在爷爷奶奶、大伯大娘坟前栽下柏树,愿这常青的树木,守护着长眠的亲人,象征着家族血脉与思念的生生不息。本来我们不让年龄已高的老人上坟,俯身栽树时,二姑和88岁的三姑来了,跪在坟前失声痛哭。九旬前后的两个姑姑在父母的坟前褪去了平日的坚强,变成了思念父母的孩子。哭声在碧绿的麦田里回荡,藏着半生的牵挂与不舍,藏着再

## 清明忆外公

■ 张保泉

不知不觉间,竟然又走到了外公的老宅门口。自从外公和外婆去世以后,我已多年没有回去过。老院已经荒废多年,显得颓败,犹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。我手握生锈的拉环,用力一推。木门吱呀一声,竟然开了。

缓步走入院中,院内到处长满了杂草。一棵粗大的杨树枝繁叶茂,几乎把整个院子都覆盖了。我抬眼望去,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下来,斑驳点点。一阵风吹过,树叶沙沙作响,光影流转间,斑驳陆离,让我有种晕眩的感觉。

树上的鸟儿在枝头不停地叫着,声声入耳,却直击我的内心深处。刹那间,岁月仿佛被定格,我又被时光机带回到了往昔的岁月。

童年时代,一到放暑假,我都会去外公家住上一段时间。除了不想受父母的管束之外,最重要的是外公特别地宠我,我可以无拘无束,做什么事儿外公都会依着我。在几个外孙当中,外公是最疼我的。听母

亲讲,我是怀胎8个月之后就生出来的早产儿,出生时又瘦又小,同一只小猫没啥区别。我想,这大概是外公格外疼我的原因吧。

每次到了外公家,外公都会拿出珍藏很久的点心。是那种老式的糕点,长方形的盒子,上面用一张写着“福”“寿”字眼的红纸盖着,用麻绳捆绑。里面装的有气角、糖糕,还有牙酥。有次去外公家,他拿出一盒糖果来让我吃。我打开一看,里面的糖果都长毛儿了。问外公这是怎么回事,外公笑着说:“一直等着你这个小孩子来,可是等啊等啊,等到花儿谢了你才来,果子不坏才怪呢。你说,是不是都怪你?”我和外公同时都笑了起来。

在外公家的日子里,总是快乐而又有趣。夏日炎炎,酷暑难耐。外公会把西瓜放在井水里,冰上一两个小时后再拿出来,凉甜可口。到了晚上,外公会和我去抓知了猴。我们拿手电筒,提着一个水桶,到外公家隔壁的小树林里。我和外公通力合作,一

## 清明是一条倒流的河

■ 杨晓杰

梨花风起时,清明便成了一条倒流的河。清明,这个浸润着中国人生命哲思的节日,其文化脉络如江河奔涌,流淌了数千年。

清明,你会想到谁呢?在我心中,清明是心灵与生命的澄明。是在祖先面前点燃香烛,虔诚跪拜的那一刻,所感受到的。

儿时,我并不懂得清明,只知道清明一到就要去上坟了。我每次两手空空屁颠屁颠跟在父亲和祖父身后,他们则是手里拎着两篮子贡品,肩还扛着铁耙、铁锹。

父亲和祖父一到坟前就开始忙碌,或是修剪坟上的杂草,或是清扫供台表面的青苔,或是给坟上添上新土……我总嫌父亲他们做事太啰嗦,他们一弄就是将近一个小时,心里想着要是我来做这些事情肯定很快。

要是遇见村子里其他村民路过,父亲会停下手中的事情,聊上几句。这时候,他便让我向这些叔叔婶婶问好。我有些尴尬,应付地叫了一声。我总觉得有些无聊,就一个人走到坟旁的河岸蹲下玩耍。有

时候是往河里丢几颗石子,有时拿根枯枝在河里搅弄。直到父亲喊我一声,让我给祖先拜上三拜,我才施施然有些不情愿地回到坟前。我眼睛盯着供台上的贡品,还有那两支红烛。红烛的火焰在春风中抖动不已,像是在诉说着往事。我看到上一年清明未烧尽的黄纸已经褪成灰白,边角被风撕成细碎的絮,在草窠里簌簌地抖。

祖父告诉我,坟里头住着的是他的爷爷辈了。我看着三支线香插进开裂的土缝,烟柱缓缓往上飘。父亲和祖父依次虔诚地跪拜,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朝着祖先恭敬地拜了三拜。

好几年清明并未下雨,雨丝像是悬在了半空,不知是谁挂住雨的银针。父亲是在我上大学时过世的。给父亲做墓碑时,我并未注意墓碑上的文字,直到清明上坟时,我才认真真看了一遍父亲的墓碑。

每年我都会带上父亲最爱吃的红烧肉以及烧酒去上坟。以前总觉得父亲和祖父带着我去上坟的过程太过繁琐,时间太长。而当我自己做这件事的时候,我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,远远不够。一是时间不够长,二是

墓碑在山,丰碑在心。我看见陵园门口,一位白发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来,年年清明他都来,给战友们点上一支烟,说几句只有他们才懂的话。我看见一群孩子排着队走进来,在碑前肃立敬礼,他们未必懂得牺牲的全部含义,但那一刻的安静已经种进了心里。还有那些路过陵园的人,放轻脚步,压低声音,目光投向那座碑,然后继续赶路。这些人的心中都有一座碑。当无数人的心立在一起,便汇成了大地之上那座看不见却最坚固的丰碑。

临走时,我再次望向远方。夕阳西下,余晖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色。群山如碑,天地无言,静静地伫立在四月的春风里。站在夕阳里我明白过来,烈士们用生命守护的,从来与那座石头的碑无关,他们护着的是这座碑所依傍的,这片生生不息的大地。而我们这些站在大地上的人,好好活着,好好守护这片山河,就是对英魂最好的告慰。



## 清风桃花岛

■ 吴福木

一句  
“再来灵芝山谢园桃花坞,  
花儿就都谢了——”  
直把我的心摄去

我听从春风的邀请,  
奔赴桃花岛  
不会开车的我,与她  
打了车去

满眼的红、粉  
还有,一抹抹绿  
好一个姹紫嫣红!  
这不就是陶潜笔下的  
世外桃源吗?

世间最美的风景,于此邂逅  
然,风景中之风景  
一众好兄弟翁然而从

俗而不俗,雅之又雅  
大骨头里冒着纯青的烟火,  
唇齿间馥郁着  
《大学》《道德经》的馨香  
文道,孝道,大道,正道  
在这里碰撞,火花迸溅

灵芝山下,黄河流域  
谢园里的袅袅炊烟,  
升腾着二十一世纪的  
曼妙云烟

## 杏花春雨话清明

■ 马晓炜

清明,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深情与内涵的节日。它不仅承载着对先辈的追思,还蕴含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然的亲近,从古至今都闪烁着独特的文化魅力。

清明节,又称“踏青团”“三月节”“祭祖节”等,是二十四节气之一,亦与春节、端午、中秋并称我国四大传统节日。关于“清明”名称的由来,历史文献中有多种记载。据考证,清明源于“清明风”。春秋《国语》云,一年共有“八风”,其中“清明风”属巽,意为阳气上升,万物齐巽。汉代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也说:“春分后十五日,斗指乙,为清明,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,盖时当气清景明,万物皆显。”《岁时广记》则进一步解释:“万物生长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,故谓之清明。”由此可见,清明节气因“气清景明、万物皆显”而得名,象征着春天的生机与希望。

作为诗的国度,我国每一个节气的民俗习俗都洋溢着浓浓的诗情画意,而清明自然也不例外。唐代杜牧的名篇《清明》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清明原本是祭祖踏青的时节,可诗人却独自奔波在漫长的旅途中,又恰逢春雨绵绵不绝,更增添了惆怅与断肠之感。然而,清明节并不全是伤感和哀思。此时春风和煦,杨柳依依,百花绽放,恰是踏青赏春的好时节。南宋吴惟信的《苏堤清明即事》,就给读者呈现了古人春游正酣的盛大场面: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,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

历代文人墨客不但创作了许多清明诗,还写下了不少清明词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《采桑子·清明上巳西湖好》:“清明上巳西湖好,满目繁华。争道谁家。绿柳未轮走车马。游人日暮相将去,醒醉喧哗。路转堤斜。直到城头总是花。”在作者的笔下,使人犹见清明时节桃红柳绿、万人空巷寻春的热闹场景。明代王磐在《清明日出游》中写道:“问西楼禁烟何处好,绿野晴天道。马穿杨柳嘶,人倚秋千笑。探樱桃总教春醉倒。”昨日寒食禁烟,今天清明生新火了,有朋友告诉我万里晴空下的碧绿原野,是一处绝好的游玩胜地。打马从柳林中穿行,抬头望去,娇笑的美人斜倚秋千,树上的鸟儿开始吟唱,怒放的繁花在山间的映衬下尤显艳丽,让人沉醉。可以说这两句词,一扫“清明词”伤感的文风,读来令人耳目一新。

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。”清明时节,气温回升、雨量增多,正是春耕播种的黄金期。我们的祖先通过长期观察自然、总结生产生活经验,创造了许多通俗易懂、妙趣横生的农谚,像“清明柳叶绿,谷雨杏花开”“清明种瓜,立夏开花”“清明早,立夏迟,谷雨种棉正当时”“清明谷雨两相连,浸种耕田莫迟延”“播种不过清明关,移栽不过立夏关”等。这些谚语在没有现代气象预报的古代,为农事活动提供了准确的指导,堪称古人的“农耕手册”。即便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,这些谚语对农业生产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我国幅员辽阔,尽管各地“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”,但在漫长岁月的演绎沉淀、赓续传承中,清明除了约定俗成的“扫墓祭祖、缅怀故人”“踏青郊游、亲近自然”两大习俗之外,还有放风筝、荡秋千、插柳和吃青团、食螺蛳等。这些多姿多彩的习俗,无不寄托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。

清明,是一个承载着追思与希望的节日,它让我们在缅怀先辈的同时,感受到大自然的蓬勃生机与无限美好。愿这份厚重的文化底蕴在岁月中历久弥新,永续绵延。

